

十先生奧論註

十先生集卷之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十

西漢臣論

晁錯

此篇論不緩
七國之誅

陳傅良

天下之禍其積非一日也其來也有自其發也有所歸
世之忠臣謀士不幸以其身嬰大禍之所歸者固君子
之所悲惋也昔者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
博局之死而停蓄含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

始不欲逞也景帝之立潁之側目京師信然而噬者屢矣而晁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謀卒死讒鋒為言事者戒錯誠可悲也哉

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

皇太子飲博吳太子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以其子故驗問實不病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言吳過可削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曰橫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七國反書聞上召爰盎入問盎對曰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人之受病幾死醫以一藥

速之世皆咎醫者夫醫者固有罪然致幾死之病者亦不得謂之無愧也景帝以兒戲殺其宗子茅蘖釁端一旦變生斬謀臣以悅叛國冀以遏其奔軼之鋒嗟乎錯誠有罪帝獨無愧耶以愚策六國惟緩可以圖之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亡反漚以壯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漚之

木拱則首難無其人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
忍十年之緩假欲急其攻而躑躅為之身殞國危取笑
天下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絳灌

此篇論非
真蔽賢

人主之用人莫難乎越其常也躡其等而亟用之而不
以來讒間之口者寡矣蓋天下之情非其所素安者易
以疑非其所深知者易以忽夫非其所素安者易疑故
新進者常多忌非所深知者易忽故一旦而賢者未離

乎見輕此情在人雖賢者有所不免也昔高宗之於傅

說其知之舊矣豈真以夢得哉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

命三篇王庸作書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云云惟夫踈遠之士欲舉而置之貴近之右未有以信天

下也故假諸夢以神之三代之習猶慮及此况後世乎

孟子之告宣王曰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不可

以不重諸葛亮亦言於先主以黃忠之望素非關張之

流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

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

馬之倫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
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
遂與侯等齊位
賜爵關內侯
嗚呼孟子猶難之亮亦為大感豈非以

其咈天下之常也哉故夫陳平以亡楚之逐臣高帝俄

置之驂乘之密

見前陳平論注

賈生以洛陽之少年文帝遽議

以當路之任

誼雒陽人文帝立吳公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召以為博士時誼年二十餘

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諸法令所更定及列
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
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毀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
沙王
太傅絳灌之於二子豈素安而深知之耶然則求其知

而不見其長未必絳灌之蔽賢也而勢使之也吁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積薪之歎雖汲黯之長者猶不能平孰謂絳灌而真蔽賢也哉

周亞夫

此篇論無負文帝之託

明王之用人非惟樂其所可狎而亦必有所可忌者也天下之士峻於自居者不可屈而敢為者斯有所不自愛夫惟其不可屈也則其形似難制而其不自愛者疑於生事而好亂是以人主忌之嗚呼其患蓋生於疑其

辨之已詳也夫天子之大臣而亦必為人所畏而後可
以沮姦之萌為天子大臣而循循無忤而聽其上之所
為則人將有所侮而動而一日有變則彼且有以辭吾
責何則損其威者固撓其氣而既安其無能則亦不可
望其有所震立是故明君必有所伸者蓋有所養也文
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得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
人盡矣七國之變堅壁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
之命救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

帝之託者景帝固以鞅鞅非少主臣卒置之死

文帝後六年勾

奴大入邊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之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有頃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帝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堅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擊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楚引兵去亞夫追擊大破吳王濞越人斬王頭以告吳楚平諸將以太尉計謀為是由

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遷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梁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其後匈奴王徐盧等降漢上欲侯之亞夫曰不可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為侯亞夫謝病免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亞夫出上目送之曰此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取庸苦之不與錢上變告之書聞召詣廷尉不食而死

至於庸懦無所為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

主矣所謂朴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蓋其若是靡耶

綰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

故自殺亞夫漢之大臣

始袁太史公曰申屠嘉死景帝時及今上為丞相者齷齪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嗟乎漢之

禍成於大臣之無權而所謂宰相者取充位也夫大臣
無權則其勢可以劫而賢者止於取充位則雖甚繆而
可以無過以甚繆之人居可劫之勢是故王莽得易之
以為資而其端則出於孝景然則漢之禍景帝為也

汲黯

此篇論斥張
湯公孫弘

甚哉人之好名也世之論者曰士不貴淺露而貴深沉
有所不平於其心艱然溢於辭色不若夫深持不較之
形泛乎不見其喜怒之為容也故王陵以面折廷爭無

益於安劉平勃之功

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陳平

周勃等皆曰今太后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大抵皆以委靡

適順得之彼一个自持者奚足遠到也哉嗟乎有平勃

之志則可無平勃之志吾恐未免於佞也孔子不取鄉

原而取狂狷非不欲中道也惡夫小人盜中庸之名以

自便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擇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天下之

患莫大乎為士者盜名以自便使世之人臣皆以長者
自飾談諧逶迤不以身嬰人怒以坐收天下之美名亦
誠可樂孰與人主死事耶而主不之察方以此賢之欲
士无諂不可得矣昔者漢武之世汲黯與張湯公孫弘
同列弘湯順旨黯心未能平也至於以刀筆吏斥湯以
詐斥弘積薪之嘆憤不自己

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
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

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反目而視矣上方鄉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湯等
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
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